

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一

人品門

宗室

宗室作過押送外司拘管八牙並從編配 吳雨霽

刑故無小三細不宥以細罪小罪犯至于三事出于故猶且不
須何況罪大惡極有如趙若陋若不痛懲則譁徒無所忌竊民
無所懼而善良不得以安其居矣趙若陋者專置譁局把持饒
州一州公事與胥吏為黨伍以惡少為爪牙以至開櫃坊霸娼
妓騙脅欺詐無所不有然亦官司有以縱之今不暇盡述其過

惡謂如魯海被若陋粧造脅詐以致死于非命當時火人為地
只決竹篋三十此一次漏網也前政郡守知其姦意因教艾氏
掛忙迷冤事方行追究若陋奉身鼠鼠竟追不到此二次漏網
也去秋士子群集秋試若陋輒將夏斗南兇打士子不甘欲求
直于有司一時士子雖婉轉爭競然事有所因官司乃痛治士
子而不問若陋是又數數為惡不止漏網而已昨者之鼠猶有
懼心既而來歸已懷玩意當職到司之初得于談談謂此州不
去此惡則善良有不得其死者非特不得安其居而已然區區
之意以人治人改而止遂因監賍錢判云餘人睦睦並放若陋

賄若不贖更監何人所以露意者正望其改過輒敢於除夜因賭局打人畧無忌憚則是非惟不畏州郡視監司如無矣法不行于近何以及遠耳目所及猶置不問則一道之誣徒姦民相視而動豈不重為一道害不容不與嚴行若陋罪如山積郡獄刻木皆其黨與所勘百不及一然合州士民之所願痛治者事既從衆允合人心申省及察司將若陋押送外宗拘管併移其家所有陳念三陳萬三並係其爪牙亦自有司置疆圉本罪內陳念三係已配逃回又占據娼妓一家二人牒州將陳念三夾脊杖十三填新押回原配所其王四姐并妹並付官牙改嫁從

良陳萬三追土款一百送鄰州綿管餘人候再有犯到官追上
斷判

假宗室冒官爵

俞憲

皇族本支譜籍具嚴豈賤姓所宜詐冒朝廷官爵名器所謹置
下流所可偽為趙假意特一敗亡之子閭閻之輩乃敢無二者
而為之繫度及偽趙汝佛趙汝安同惡相求互相扶合冒稱宗
室據牒成于私家擬受官階印記出于偽手此而不治國法可
廢矣趙假意先稱趙汝昔以冒趙善柔長子之名偽造陰生縣
據松雕皇叔祖潤王府印記私置黃旗鐵鞭拄杖帶套商販占

擄船隻威使人力打傷俞發本州追勘申宗正司追善萊究供
自有任氏所生長子名汝昔其喜僧妄稱非善萊子偽冒分曉
僥倖輕斷遂又改為趙汝喜欲以冒善萊次子之實出入州縣
打話公事詐冒承節郎建陽縣監稅戶部市舶提幹冒權處州
稅官及充都大司察規官冒用章服濫赴聖節錫宴自雕都大
司提點印記出給縣到以林伸為書司林慶為尉子配軍葉佑
為獄子公乘轎乘下鄉搜索銅器脅詐平民甚至神佛一盂孩
提一鈴亦遭脅詐處州勘據趙假意同林慶所詐及金華縣勘
據葉佑林伸同趙假意所詐共為官會二十餘貫此趙假意之

姦罪也。葉庚亦一行醫，據供嘉定十六年到臨安府，趙三知監
善，有身伴人娶，以為妾。昌稱宗女，葉庚因自稱郎馬，與趙假
意同惡相濟。葉庚昌稱進義校尉，恩王府管火官，保安趙假意
即非妾。昌陪涉假意，曾詐傷人。本州已將葉庚勘按，不改前惡。
停着趙假意、趙汝安，恐為非法。同趙假意公乘轎乘張旦聲勢，
強割葉辛田稻。凡趙假意等惡，皆葉庚指教佐助之。此又葉庚
之姦罪也。至于趙汝佛之開置櫃坊，宰殺耕牛，姦奪妻女，騙詐
店戶，趙汝安不知為何氏之女，隨逐趙假意流蕩，淫穢脫騙，陳
元二聘財，復歸葉庚家，初無降生公據。葉庚為之就縣脫判，影

證皆當根究處州已申宗司及乞行下婺州契勘葉與妻翁給
公據端的照勘及湛通判申乞行下本州追馮秀出頭等實照
對趙假憲之偽而非真則已不可捨矣四經宗司皆脫判不行
兩經尊長並指其偽送下麗水龍泉勘會則兩縣不肯保明偽
為汝思汝瑋保明則兩員不肯批書又懇托趙汝礪保委則趙
汝礪入狀乞不行用茲窮詐竭至自為偽據其為偽冒又何言
若獨一善策或稱非其子或稱是其子又有汝佛者亦稱是其
第三子料想善策必一無藉宗室可得濡沫輒囑譜牒故雖出
名招認而仍操不知存亡之說以為臨時脫罪之計又宗司再

三審究遂供委的非是本人之子頂冒分曉如係喜菜子即甘
追降宗司再判州從條施行偽妄一節已自分明只因本州明
知故縱止將偽汝昔勘杖一百又止決竹篾後犯真決拘鎖土
牢所以致其改名汝喜復出為惡喜菜汝喜再相瓜葛維宗司
之據終不可脫而偽冒之名竟不肯改若今又復為漏網則弄
假成真其偽當愈堅其惡當愈稔尊長司所謂雖曰一人猥以
濫竽宗籍子子孫孫將皆為真所關甚重豈容再付之含糊而
不決也欲將林伸決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葉佑決脊杖十五
加配一千里林慶勘杖一百牒州照斷

又斬判

以上除林仲葉佑林慶鼎川先行斷遣外張喜僧葉庚周二
娘三名帖兩獄牢固枷禁伺候宗司行下即行照斷不許計較
脫放如違獄官當任其責仍先申朝省及御史臺

士人

引試

蔡文軒

胡大發特鄉下一豪橫耳身為隅官乃敢提轎呵殿輪門恐嚇
騙取財物本合從斷姑照擬勘杖一百編管隣州餘並照擬行
本司已于淳祐九年十月初八日將胡大發毛德引斷內胡大
發稱是士人習詩賦遂當廳出給訟終凶詩引試據胡大發答

天與水遠訟分明萬象重始焉微不審終也遂成凶有事湏求
直無瑕不可攻昏迷弗知返悔吝乃相從中吉當能悟大賢何
不容聖行使無訟今日幸遭逢尋呈奉台判粗通姑免勘斷重
寬竹篴二十本司已將胡大發決訖監胡大發毛德賍錢候足
日押遣將大發押往池州編管毛德押往白沙寨拘鎖節次呈
報十月二十三日據學士鄉貢進士鍾俊等列名劄狀乞將胡
大發免管事奉台判以諸士友之請特免押遣帖送州縣聽讀
半年續據川學申備據胡秘校明叔等狀陳胡大發見患乞給
假伴歸調理等事因依申乞台旨奉台判仍編管本司已具原

編管胡大發池州事因依呈奉台判改編管信州即日押遣本
司已即具犯由于當年十二月專差節級黃才資牒下信州拘
收編管取到交管狀附案訖淳祐十年三月初七日據胡孟宜
狀述父胡大發見卧病乞牒信州責放事奉台判且與給假兩
月本司已牒信州照判施行所是毛德拘鎖已滿帖寨取解赴
司在路為患身死本司遂帖德興縣委官体究有無冤濫施行
具申四月初一日據本縣申繳到縣尉諒迪功體究到因依
應官擬本司昨取解拘鎖白沙寨隨從胡大發乞取入人力毛德
赴司並放本寨差押人董喜管解在路病死取到生前口詞本

司不敢信憑帖縣委官體究致死曾無疾病有無冤濫今德興
縣申委縣尉親押董喜前到地頭集鄰保責供因依則董喜等
押毛德起程之時已患傷寒身體黃瘦行步艱辛董喜同一都
保正汪福集鄰取責口詞文字又扛毛德過二都取過都及到
樂平眾牌源毛德氣絕身死店戶鄰人洪文等同共安葬訖見
得毛德為患身死來歷不明照得毛德雖是病亡當起解之時
董喜自合就寨陳乞監醫不應遽押病人上道致死亡殍于塗
在董喜豈得無罪欲免追究帖縣追上董喜勘杖一百不得
立文限三日具已斷訖狀中取台旨奉台判行本司已帶德

與縣施行五月初五日據本縣申已將董喜勘杖一百訖事狀
申本司附案照訖

又

照條合是徒配以係士人且與末減勘杖一百編管鄰州餘並
照擬行尋押上吳敏中當廳引斷據稱乞引試遂勒試呈奉台
判文理粗通姑與免受大杖改決竹篦二十致死受財此是何
等刑名徒降而朴所以許其改過而不失于為士者意亦厚矣
切宜自勉

士人充攬力

蔡父軒

觀操舜卿所供亦粗有文采但既是士人便不應充攬力既充攬戶則與縣吏等耳既恃頑拖欠官物又咆哮無禮縣官本縣扶之亦未為過乃不自反結計反罪之人匿名報復此風最為薄惡所當究竟重斷以其粗知讀書姑與押下縣學習讀三月候改過日與槌毀攬戶印記改正罪名就縣給據仍由本司再犯重作施行餘並照擬行

士人以詭囑受財

吳雨巖

余子能乃停泊公事姓胡人之甥平日專以計置行賕為生今次乃以詭囑受財當以盜論豈得謂之士子此而不懲則誣徒

得志訟庭何由而清余子能令決脊刺方環但古人于惡習已成之後謂其未易洗滌遽用重刑近于不教之實所以姑惟教之余子能決竹篋二十以代大挾仍編管五百里王德元却不曾勸招假稱魚廳館客一節但以其計置縣吏隨人奔徙此亦拘羈之不若姑亦從輕決竹篋二十押下州學聽讀請本學輪差人監在自訟齊不得放令東西漏歲呈仍監贓

僧道

僧為宗室誣賴

蔡父軒

宗室父據寺居誣賴騙挾何所不至豈可輕信其說况主僧如

義頗有見識未必有此且從本州所行續據趙時鵬狀訴上件事尋朱批因依呈奉台判若僧行出外惹謗猶有可言今趙保義據中居住使小婢遍走方丈一不從所求即以姦事誣脅並不大為陰隙之累如義前日之行不為不是但須從容明白而去耳本州若察其果無罪以一般寺院兩易亦所以全之也牒報

爭住持

吳雨巖

僧家以無爭為三昧以知事而越經本司訴住持僧此自不當與之施行又何必押下縣禁獄追對牒而康軍徑自區處會但

州郡差住持者或出于私則人必不服此是根源如郡賢明所差必公當無此慮

非嗣教天師雖尊屬亦不當撓越出給符籙吳雨農正教門以嗣教為定若其他族屬雖尊亦不當撓越出給符籙張希說昨因偽印信州已追逮繫獄續係毛提刑以不當淹禁行下今契勘張希說乃天師之叔官司固不欲因姪斷叔但印匠張嗣敬之徒亦豈可漏網其張希說所論天師別事乃在符籙所爭之後不過以此抵論官司亦難信憑遂將天師三僕追擾牒州更喚上希說責狀再犯不恕仍將印匠斷治如偽印內

存案上毀劈井住追索萬人等及與備坐省割指揮給榜嚴行
戒戢限十日定中以憑回申

客僧妄訴開福絕院

彭倉方

僧宗琦等四人玩侮官府謂可以利咱可以報怨欲以起妄詐
之心知縣首判兩語已盡得其情狀矣但因欲拘此四以贖藥
學校豈嗜利之所亦豈報怨之地乎今詳本縣及尉司所申只
是宗琦等四人一面情詞其所訴僧文顯益等七人並未見
供訴着實今將廣淵齋公據斷由送縣廳照對得見開福之為
寺係勅賜祖額乃本縣聖節祝聖之所其中分二十三院各有

名目蓋自本朝天禧間以至于今二十三院之中廢壞者八八
院之中有一院亦以開福為號以子房而用本寺之總名蓋猶
邵武軍之有邵武縣南安軍之有南安縣兩不相妨也二十三
子院皆總係開福寺物業分頭佃作一門而入則中間殿宇佛
像法堂皆諸小院共之子房徒弟不相接續以至廢壞則產業
並歸常住以為祝聖焚脩起造脩葺常住之費其來已久豈容
外來客僧作絕院而不由本寺拘轄乎乾道四年有保正劉時
發者將本院常住作絕產請佃僧志珠經轉運司陳訴妄官看
定照得開福寺係本額內小房乃子院上件物業難作絕產給

佃况本寺係祝聖道場其田業豈可令外人妄有篡佃乾道元年朝旨達劔等處州縣管下寺院田產為形勢豪富之家妄作絕產請佃今合盡數給還本司已照朝旨及轉運司所斷持上件田照砧基盡還開福寺為產給斷由與志珠為照又乾道七年有陳棋者入狀請佃釋迦院絕產本司出給公據付志珠亦明言達陽知縣申照對本縣開福寺係勅額寺院其釋迦院是開福分房非是別立寺院止係分佃前項物業即非絕產合併還開福寺管佃保明詣實又本縣出給公據明言開福所管二十三院居住雖殊而佛殿齋堂三門共一處若開福俱無僧房

是絕院若一房無僧自當併歸常住為業其事可謂明白今本院有僧四十餘人而四僧之妄訴乃如此以利動官府以公報私讐豈不大為可罪蓋緣崇琦等四人非本寺徒弟不合容其竄名住持故無變惜常住之心而但有破壞生事之私意本縣以灼見其姦狀見之判語要當重刑斷逐以清祝聖道場之所可也今詳愈願書擬已極詳明但欲將二十三院之田混為大眾違僧住持管幹此說甚公當然諸子房之分裂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一二百年之間興廢盛衰多寡已若十指之不齊今欲比而同之恐作作擾擾自此無寧日矣今詳執到規約簿畧之

以衆議要之以神明亦已整肅該備各從本司用印責付寺監
等人依此規畫從公施行如有違戾惹詞自取敗壞追出斷治
其八院田業盡還本寺常住掌管本縣已椿管田租帖縣盡數
給還所有宋琦四人妄訴生事合坐不應為勘斷科罪特與照
赦免當廳戒厲入案行下本縣逐出開福寺門所有賂學添田
養學此乃美事帖本縣別行踏逐官田具申切待區處施行

牙僧

治牙僧父子欺瞞之罪

胡石壁

大凡求利其難于商賈莫易于牙僧奔走道途之間蒙犯風波

之險此商賈之難也而牙僧則安坐而取之數倍之本起錐刀之利或計算不至或時月不對則虧折本柄者常八九此又商賈之所難也而牙僧則不問其利息之有無而已之所解落者一定而不可減故曰莫難于商賈莫易于牙僧為牙僧者當念其勤勞念其險阻公平其心與之交易可也乃又從而欺瞞之其不仁亦甚矣顏文龍不遠千里與販貨物投托李四之父子前後贏餘其牙錢亦必不少顏文龍意其可托遂以銀會寄于其家取守會以為證自謂他日必可執券取償豈料李四父子全無信行遽欲從而乾沒之及至到官乃謂保正立雙頭文字

係是尋常富室欺凌愚民之所為李四父子既為牙僧乃世間狡猾人也豈肯甘心立此等文字與遠鄉客人乎此蓋萬無是理李四為此言不特以顏文龍為可欺是以太守為亦可欺矣欺商且不可況欺太守乎為牙人至于敢欺太守則前後之被其欺者不知幾人矣欠負之罪輕欺瞞之罪大李七五李四扶一百押出府界仍監還所欠錢銀

公吏

罪惡貫盈

蔡父軒

州吏黃德訴其取乞賊枉者非一人本司已節次行下報勘最

是御史臺委本司追究張彥所訴打縛曲抑騙取照條理斷一
項最為緊切本司送下司理院根勘縱免桎梏亦合收禁今聞
獄官陰縱之出外輒令其踰獄牆往來揚揚在市飲酒未嘗坐
獄如此則是內臺欲鞠之而本獄故縱之朝廷張官置獄今乃
蕩無綱紀甚至獄牆反為獄官推吏受賄縱囚之路可為寒心
萬一內臺得知或為詞人指點則本司本州豈不俱受其責直
日排軍取赴本司別送獄根勘所有本州今根究事件候本司
根究施行回申內臺畢日押下本州聽從究對併牒本州照會
訪聞此吏素為暴悍督取公事不一而足曩在科提則假公行

私大為民害。占養娼妓。據良人婦打蕩食肆。擾害市井。人莫不苦之。甚至挾州幙之勢。講張幻惑。雖州之都吏亦莫得而鈴束之。都大判府直院屢嘗黜之。今又招數項詞訴其不可不配明矣。候到先與刺配。續據直日排軍徐達取押到黃德呈奉台判黃德罪狀非一。先刺配五百里。州軍長枷押下鄱陽縣獄。委本司正提幹嚴行究勘情節。限兩日申此。係御史臺送下名件。不許苟簡。尋其刺配黃德州軍呈奉台判池州除已將黃德刺配枷送鄱陽縣獄。委提幹根勘續據提幹汪儒林申具繳到黃德供招情狀。呈奉台判黃德以一次脊刺壞罪犯州吏而能使千

里之民敢怒而不敢言。黥配之日，聞城民庶無不以手加額呼
天稱快。雖三尺童稚亦拋擲瓦切齒唾罵，百姓不堪其苦如
此。縱本司不黥之都大直院亦必黥之矣。今據申所供未及十
分之一，如枉法取乞而脅去張氏三百貫官會，酷電吊打而逼
取楊氏五十餘貫錢會，因事受賕而接取吳有交三百餘貫官
會，恐嚇欺騙而脅取酒戶汪昇一千貫官會，其他如恃勢醉酒
而打破祝家之店，恣行無道而姦據鍾萬五之妻，占養娼妓而
日酣歌于劉賽賽崇五娘之館，甚至拒天臺之命令，玩監司之
行移，往來牢獄如私家，輕視獄官如發家，罪惡貫盈，黥已晚矣。

內供銀帛一節本合根究以事係賍賄跡涉郡僚姑存大體不
欲盡情穴脊杖十五照已斷配池州拘鎖都巡寨仍牒州照會
分司理受朝廷重祿任牢獄重寄而乃所爲如此尤可駭者乃
本司取上黃德之時亦必待其取覆推官俾黃德踰牆入獄乃
始解司可重為國家法守歎官殘歎豈獨推司之罪邪帖請解
推吏赴司受杖一百聊示薄責

違法害民

蔡久軒

當職未巡歷之前已聞弋陽有孫余二吏之橫民不堪之及至
安仁則弋陽百姓爭來哀訴節次收六十四狀或專狀或聯名

僂僂拜起，疊疊車前，伏地不去，歎歎號呼，有困迫無聊而自擄于地者，非割剥膏血，民怨徹骨，豈至是乎！一虎咆哮于市廛之間，民且狼顧斗大之邑，而為虎者數人，民其有不重困者乎？孫迴累經編管，為昌置充吏首，占縣權自號立地知縣，弟孫萬八橫行市井，人呼八王，其他可知。捉人毆打，輒用絛累木棒，名曰紙毘，收拾配吏，破落鄉司，分布爪牙，競為苛虐，私押人入獄，訓廳荆至一二百，余信昨同張成曾取百姓劉慶一千二百餘貫，本司止將張成勘斷，所以恐之也。乃敢率弓手正等二十餘人以迎神為名，擄捉詞人，本司錫匣累行追逮，拒而不出，方且

酣飲娼接揚揚自得既有無名錢又有自寄錢又有比呈展限
錢又有保正每月常例錢敲鉗骨髓怨聲徹天今據獄中供招
雖未及萬分之一然孫迴計一萬一千七百餘貫余信計一萬
八百餘貫而見錢不預焉民膏民脂日剝月削以啗此曹當職
實痛心焉孫迴決脊杖二十刺配惠州牢城余信決脊杖十七
刺配南康軍牢城張細李崧乃同孫余為惡之人賍數不下五
千貫本合一例從配姑從輕決脊杖十五編管一千里仍監贖
帖報本縣併情榜再奉台判當職再得之衆論及知縣之言皆
謂本縣網解首尾皆在孫迴名下欲得了辦畢日行遣當職念

本縣月解寔急重違其請孫迴照已判決脊杖二十寄配惠州
收禁縣獄上禁單候了本縣網解畢日追上照刺仍帖縣追孫
萬八赴司限一日仍併備接

十虎害民

蔡父軒

當職昨過鉛山縣聞有十虎極為民害如程仁張權徐浩周厚
余慶詹澄陳明周麟徐濤等是也盤據本縣酷毒害民當職首
將程仁徐浩周厚杖脊加配拘鎖張權決配拘鎖余慶詹澄見
行根究惟周麟陳明徐濤三名及追泊今運司以熊焰家業事
押赴本司當職照得熊焰以勢家強幹恐脅欺騙氣凌州縣止

從編管已為輕典但當來本縣吏人輒以私意煅煉希冀財物抄估家業乃併他人行李欲掩而有之不為無罪而此三更害取害民則亦豈此罪之所能盡其萬一哉熊昭家業雖已給還而三吏之罪為可倖免陳明周麟各決脊杖十五編管一千里徐濤追赴司決脊杖十五押還原配所李發張福助之為實亦難輕貸各勘杖一百放仍牒報轉運司

逐出過犯人吏檢舉陞陟

蔡久軒

逐黥配之吏以安良民此可見令尹之仁政本司併行籍記所有打罪勒罷之人所犯雖少輕然能併逐之尤見嫉惡之盛心

帖報仍具檢舉陞陟併帖四十二縣

冒役

蔡文軒

當職入境閱詞許配吏者以千計則一路之為民害者可知也
雖已揀其尤者加配拘鎖又以次追氣推原其由皆貪官暴吏
與之志同氣合容縱冒役所以行案貼寫半是黥徒攫拿吞盜
本無厭足既經徒配愈無顧藉吮民膏血甚於豺虎前後監司
非不嚴禁徃徃官吏視為具文名曰罷逐暗行存留今約束到
日河州縣即時逐之不得更入公門違具姓名申本司籍記仍
旬具有無存留保明申如有故違招人戶指實陳告斷行追究

州追都吏縣追典押官員按奏務在必行各請體悉帖仍據

籍配

蔡久軒

王晉猾吏也有滔天之惡山積之罪所供未及九牛之一毛今
來抄估其家蹤跡盡露尚猶欲支離其詞邪獄官所擬已備知
其姦狀更限兩日請嚴行鞫勘詳供前後交通受賂罪惡明具
日子錢數以憑按法施行毋使本司更移獄再據州縣申再報
勘到王晉供招前後交通受賂事并阿莊供招情犯其王晉名
下計賍十七界官會共七萬六千六百六十六貫紐賍絹一千
六百八十六疋有零遂送法司具條呈檢法官書擬因依呈奉

台判本司副吏王晉以敏給濟姦以狡漁濟惡貪狠如虎狼前
政提刑受其籠絡威行九州凌犯綱常至敢與提刑握手耳語
人皆呼為小提刑當職叢仕本路備給其惡恨不斬之招納賄
賂金帛充斥公然架造層樓複屋突兀於臺沼之側始則恃提
刑在要路莫敢誰何後則交結權要女婿劫持官府以堂堂上
司而一吏乃得以肆其姦而莫之制辱莫大焉當職視事以來
節節據民詞訴且形之歌謠謂憲臺有意除姦吏臺畔姦劫不
除聞之使人赧然今據州縣所勘王晉所招無非賣弄死刑公
事計贓凡該一千六百八十餘貫抄估其家悉為寄附然銀猶

且一千二百餘兩羅綺雜物估價不下十萬而舊楮田宅不預焉割九州赤子之脂膏割四十三縣百姓之肝腦而以肥玉晉之一身一家亦慘矣哉姦占兄嫂以妻為妾紅幃紫幔以銀為枕與嫂同房而妻則屏棄於污漫之地役使同奴婢之列逆理亂倫有如此者不黜之何以懲本司之吏不籍之何以謝一路之民計其贓罪自當絞刑姑與從輕貸死決脊杖二十配二千里免狗鎖押遣阿莊姦淫之罪照條合流二千里定斷姑從輕勘杖一百編管鄴州所有妻阿姜為其嚴薄貧冤可憫特與給還新舊庵屋并基并墳山并屋內器具與子同居所有玉晉一

應金銀財帛田業等物並申解朝廷仍榜衙前尋具刺配王晉州軍并阿莊編管州軍呈內王晉華台判瑞州阿莊南康軍已引上斷遣訖

姦賊

蔡久軒

朝廷行下秤提官司日久廢壞餘干縣典押陳閨箴視行移全不措置本司委通判到縣體訪其陳閨者乃酣飲於尼寺妓館亦不出接通判及反受卓鋪支十四等賕囑吏之無狀未有如此者今據所招罪犯凡數十項曲法計賊凡一百單一貫決脊杖十五刺配二千里州軍牢城仍先傳示六縣各三日俟監賊

畢日拘鎖外寨仍牒縣追出幼女責還余嫂子取交狀申三尼
免斷榜逐院押錄李椿同惡朋淫寄配二千里限五日措置增
長會價如違押上照榜本縣及帖諸縣餘照擬行

慢令

蔡文軒

弋陽縣大段慢令如前此李鍾等狀只任收倒及本司索回狀
後並不見一字行移今來遣下格取係最緊切各件其中三令
五申非不嚴切已踰一限更不繳回狀詞箴視上意未有若此
之無狀者照得楊宜彭信為惡最甚民怨滋多當職入境即欲
追配以知縣必欲存留少緩追究所以今來畧無忌憚事事慢

令知縣非久趨朝亦何苦占留押下責供及剝類兩名前後所
招詞呈訴僉廳書擬因依奉台判當職入境之初即聞弋陽縣
吏楊宜彭信不法害民及入邑境則百姓陳有等凡二十九狀
俯伏轎前哀訴不已本即追配而知縣再三以見起綱運護留
後來裝綱已畢本縣申來謂已別差典押其楊宜彭信並榜逐
矣實則二人者霸據縣權出入縣庭自若也逃典押之名而專
典押之利自若也民脂肥妻肥子肥者弋陽管下南港渡自有
陳府恰造大船通濟往來忽被楊宜彭信以綱運名色占載行
李五月十七日大水泛漲渡子只以小船撐渡致死者三十餘

人本縣百端遮掩必不令本司知之偶因本縣違慢本司格眼
公事案官檢舉追吏當職秉筆之際因忽省悟二兇不去民冤
何許即以錫匣限一日追至殆若有冤魂之訴于旁者審而視
之無有也吁亦異哉二兇者罪惡貫盈一朝而喪三十餘人之
命兩岍親屬叫地號天即此事雖斬之不為過殛之海隅少酬
百姓之怨少償死者之冤已為輕矣惟是當職以知縣綱運之
請不能決裂即去二兇以病我赤子今雖執筆書判取濕心痛
亦何益哉兩名各決脊杖二十刺配二千里嶺南州宣寧城仍
傳示諸邑以為慢令害民之戒仍榜衙前及本縣餘縣推行

鉛山縣吏

蔡久軒

當職未入境已聞鉛山縣有配吏程徐張周四人為百姓之害
及入境則百姓交訟之如徐浩乞取官會三百貫則招吳興陳
論乞取官會五百貫則招劉言陳論又如楊超所訴則節次取
受一千餘緡其他乞取如楊和璽汝和所論不一而足竊攷年
深民懼如虎號為燒熟大王甚者虛印乾鈔移易倉庫鼎造大
厦橫行市井每監司追逮則一味逃避不出如張謹接受官會
三百二十五貫則招楊青陳論接受官會二百二十五貫則招
徐超陳論又如曹介杜所訴則張謹三人共計十八畧會三百

餘貨狠毒酷暴不啻狼虎周厚身為典押政以賄成乞取官會
二百貫則招王祥陳論乞取官會三百餘貫則招劉仁陳論又
如曲法度張良圭王先明等賍不一而足惟程偉一名據王大
同周瑞玉文煥等論其接受情節賍錢萬計雖不曾明指錢數
然其更名為儀以泯蹤跡改職為都轄以避典押之名則又三
人中之最黠者也陰險幹民之利更強占二婦以居家創建月
數局監納無名錢白納三千石重科半萬錢不給朱鈔白狀交
納尤為百姓之苦知縣第求辦事豈能盡知當職重念鉛山彫
弊民力已疲復有此狼虎之吏恣其溝壑之欲日朘月削民何

以堪此曹不除何以安百姓而培國脉徐浩周厚程偉三名已
經徒配各次省挾十二加配五百里拘鎖外寨毋使虎兇出押
重為吾民之害張謹一名未經徒配且押赴永豐縣獄逐項根
勘限五日申其餘汚吏尚多當職念縣道乏使未欲盡行追究
仰自改過如再招詞訴次定追配仍備榜行司及本曉示

責縣嚴追

蔡文軒

配吏程偉等橫歛實取鉛山縣民怨入骨髓訟之者不可勝計
本司將程偉等徒挾加配拘收外寨而於知縣則未之問焉今
知縣乃反將程偉張謹等仍舊作奪收仇藏匿何邪據王辛供云知

縣喚入宅堂不肯交付知縣若內省不取何用苦占此曹帖請
疾速將程偉并張謹申解本司如更占留別議對移且先索批
書王辛所押乃已斷配吏與押見送勘張謹者罪有輕重然其
為縱囚則一決脊杖十二寄配郴州鐵葉釘錮押下監捕限五
日程偉妻舅寄收饒州州院內程偉張謹流毒一縣鉛山之民
怨入骨髓當職抵縣以民怨已極而各人取受為數浩嶺追赴
行司程偉加配張謹押送永豐縣獄根勘此二賊者乃敢蔑視
臺府重賂監卒竄走臨安致本司索知縣批書督巡尉追捕拘
各人家屬將押送人決配方始捉獲其意不過謂今日竄走明

日即可回縣報復善民如此則罪惡貫盈之吏皆可以竄走而無如之何是不復有官府矣父克胥徒習姦成性舞文弄法於上臺猶敢賣弄則於百姓可知矣本縣百姓訴之者皆噬恨不食其肉且伏地號涕論之不去狼虎不除民害何時而可蘇程偉決脊杖十五再加配千里永鎖棠陰寨張謹決脊杖十七配二千里永鎖利陽寨月具存亡申並依條刺逃走字獄子王辛將本司罪囚縱放罪已不可恕今據程偉等所供王辛取受凡七百餘券酒肉在外情理尤為深重照已判決脊杖十二配一千里其餘如引領二囚走竄之人及脅挂程千大等皆合少懲

層叠招詞甚衆亦欠一配並別擬呈仍牒州還知縣批書仍接
本縣

受贓

蔡父軒

配吏鄭臻金彬吳恭三吏結黨害民流毒一縣六鄉之人怨之
切骨本司入錫匣追赴臺治乃敢密遣姦猾護徒先次到司物
色擺布次則身費金銀買囑貴寓強幹行賄匣司人吏抑捺脫
漏以俟當職離任甚至拆開文案藏去縣丞所申假作繳案申
狀偽稱縣丞差出自初三至初六日已抑捺四日使非當職體
探得知則本司紀綱國家典憲為此曹反復玩弄狐蹤鬼跡朕

閃一番吏之無狀未有甚於此者所勘罪犯十未一二而脅取
姦宦之跡已不可勝數金彬贓計八千三百餘貫決脊杖二十
刺配二千里州軍牢城鄭臻贓三千三百貫決脊杖十七加配
一千里吳恭贓計一千三百餘貫決脊杖十五刺配一千里州
軍牢城缺係貴寓幹僕不體主家清德怙勢黨姦接受銀會干
預刑名公事不有國法不從官府不顧主家本合刺配姑從輕
勘杖一百押回溫州李儒係本州有請書司黃季玉係教唆誣
徒乃敢出入臺府行賄關節各決脊杖十二編管鄰州內黃季
玉更入匣催追匣司最是奉司命令所出之地乃敢接受重賂

公然以假申狀脫判將罪人私匿此而可為孰不可為決脊杖二十刺配二千里、

二十狀論訴

當職入境狀訴鄉司詹春張慶著凡二十二狀其他泛訴亦無一狀無其名者皆苦其飛走賣弄鬻空生事之害言之涕流痛入骨髓恨不食其肉計其取受不知幾千百貫固不待送獄而罪狀昭著今乃敢仍用故智僅供招四百六十八貫紗半疋其意不過欲保全面皮為再歸復役害民之計重刷重納鉛山一縣不知因此二賊破蕩家業者幾人流離妻子者幾人委填溝

怒者幾人痛哉苦哉而此賊者乃獨得以遂其全軀保妻子之
謀是無天理矣詹春張慶各決脊杖十二配一千里餘並照擬
行仍榜本縣

假作批朱

爭賭之罪小假作本司批罪大受書舖教唆之罪猶可恕身為
書舖而教人假作批朱之罪不可恕楊璋勘按一百編管鄭州
取上斷其趙澄胡壽等情罪備缺牒州倉廳重斷訖申

秤提官會

馬宜為州吏吏當褚價減落之時不留心秤提乃只管告懇求

助穀為脫去逃避之計可謂巧矣前日方有告其家藏近萬緡者今日對問則盡為搬去矣勘下決脊杖十五寄配南安軍押下通判廳及州倉廳監勒作緊措置如會價稍增即免斷配給還仍勒出見錢六千貫文足本州兌便如違送外州勘隱寄併行決配

鄉司賣弄產稅

當職昨到安仁有貴溪百姓訴鄉司邵遠賣弄產稅者其詞甚哀已行不追赴司十九日入界一日之間訴鄉司者三十一狀內訴邵遠者十六狀訴鄭興者七狀訴鄭富者七狀或專狀或

同狀僇倭拜伏哀告者四十二人閱其狀皆重催白數脅取錢
物無異虎狼之吞噬盜賊之劫掠並生勞窶間與我皆同氣為
民父母者得不惻然動心乎邵遠照台判侯催追鄭富兩名帖
縣限一日解赴行司徐俛係罪犯吏乃復出害民帖縣追上於
一百押送外寨拍鎖限一日申所有上件三十一狀併帖遣下
請知縣閱畢俾人繳回行司當藏巡歷所以待本縣者厚矣知
縣切不可庇小吏以傷大體

恣鄉胥之姦

吳兩巖

膠州契勘嘉興間折變因依申周森罪如牛毛圖縣所疾視州

縣往往以此縣力艱弊倖皆在周森曾中若行配去恐向後欲
整頓版籍更無知首末鄉胥其實不然只怕無知縣豈怕無好
鄉司若占護周森不已則然叢於知縣之身縣道愈見多事整
手斷腕何有於周森不必動勘徑將本人夾脊杖十五只刺配
饒州庶免走逸牒報主管司又帖縣

應經徒配及罷役及合盡行逐去

胡石壁

當職云春到任之初據本府士民實封投狀備言罷役吏人重
為民害乞賜驅除當時當職交事之新名實未加於上下不欲
驟下此令以駭衆心且誅之不可勝誅不若姑導之以政賢之

以刑以待其遷善彼此可以相安於無事之域此實區區本心也不謂此曹習與性成怙終不改出入案牘教新進以舞文把持官司誘愚民以健訟淫朋比德表裏為姦詢之國人皆曰可殺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今邵陽之惡孰有加於此曹者若惡之而不能去猶不惡也去之而不能盡猶不去也痛斷根株無俾易種其可以婦人之仁細人之愛而止乎但以人數頗多其間亦豈無彼善於此者若一旦盡使之扶老携幼蕩析離居固有定極寧無轉乎溝壑之憂今再與勘酌區處應經徒配吏有老小三

人以上而有田宅在城十里外者許指去處居住城外無田宅而有老小三人以上而併老小無而年及六十以上容貌委是衰老者許離城二十里外居住其單獨無行止人並押出府界罷役人準此帖各廂兩日內並從實供申如稍涉私當行人決配

州吏故違安邊所錄匣

吳雨巖

朝廷以九郡分隸江東獨寧國雖隸部內而幾於化外湯友王琮故違安邊所錄匣是慢朝廷之令也使所行下本司追解非惟不伏解來抑且不行回報本司行移交馳於道而二吏安坐

於家。是無監司也。若不將二吏重斷。則自後本司凡有催督刑獄事。及承準省部事。不復可以行於寧國矣。擬官欲只將二吏解使所。却恐使所不知。因依或扶或放。是又中其姦計。不若徑斷備申。湯友王琮各決臀杖二十。刺面配一千里。且申司所照會。無判廳吏。既挾他司幹宗。以相凌者。只追吏。何以示懲牒府。將無判對移外縣丞。以示薄懲。非特為此事設也。為紀綱體統。該也。請權府速與施行。申吏免追。

治推吏不照例撥後、

吳兩巖

本路獄事之多。莫如饒信。舊常繫獄者。動輒百十人。未見有獄

空之時此不可專歸罪於民俗之頑犢皆緣官司不以獄事為
意每遇重辟名件一切受成吏手一味根連株連以致歲月奄
延獄力充斥氣候不齊之時春秋之交多是疾疫相染無辜瘦
死當職心甚痛之到任初曾先出榜禁戢又且夙夜不敢怠每
獄事大情已定者簡徑斷決幸而饒州兩獄歲首獄空亦欲兩
獄舉行穰穰感召和氣不期推吏等人非其所樂聞只願獄力
充斥可以驕乞反怒當職不合踈失使狴犴一清更不照例穰
後誅心而論豈可苟免俗語云打殺鄉胥手勝齋一千僧推司
枉法受財出入生死其為害何止如鄉胥而已配兩推吏勝似

齋一萬僧何必緇黃設醮設斛方可請福延仁劉友係兩獄頭
名推吏各刺配本州牢城長枷榜示各獄前使往來觀看舉手
加額道一聲稱快自足以感召和氣十七日却押上仍帖問兩
獄官

去把握縣權之吏

吳雨巖

玉山非易為之邑且當徃歲盜賊比年水旱之後勤而撫之猶
恐不及新知縣儘有材具可了此邑入境首扣其為政以不信
吏不擾民為對當職察以為善既而扣以催科委折則云未免
以類姓為祖當職又以為疑再問則云仍許冒陳改正當職益

信知縣之高明也。但吏姦不去。切恐有改正之名。無改正之實。以至其他擾民之事。知縣非不有意檢束。然不若去之為愈。知縣既去。周倫而存。周仁何也。周仁把握縣權久矣。姦吏之魁也。罪惡貫盈。詞訴山積。但當職不欲明言某人論周仁某事。蓋所姦吏更與譁徒。均為公私之害。今若曰。因某人入詞。黥斷縣吏。則其人必將號于衆曰。我已論配典吏矣。必是因此把持縣吏。尤未為便。但周仁之平日受賄曲法。占妓置田。妄作擾民等事。當職已知之熟矣。從輕決脊杖十五。刺配徽州。去此吏。則知縣得以自為政。庶幾不負士民連日列狀之所與。所有周姦係已。

配吏亦爲民害。但稅賦弊源皆在鄉胥之胷中。即與押往原配。所恐知縣再欲推究弊源。以紓民力。而無可根究之人。且留付知縣自行根究。如再惹詞。朝受狀暮加配。決不輕縱。斷訖仍榜縣市。

都吏輔助貪婪罪惡滔天

宋自牧

大教射畢收聚其箭數。或收或退。合追合斷。亦合從知郡審實施行。又豈都吏可得以私意而自專。軍營遺火。其犯人合追斷。亦合從知郡審實施行。又豈都吏可得以私意而容庇。詳此二節。可見鄭俊平時一軍事權盡由本人把握。押下州縣枷勘前。

後罪犯及新知軍到任以來鄭俊專擅不法及非理取乞事件胡傑且責令照此一一依直再供違併送勘知郡之廉耻掃地鄭俊之罪惡滔天凡所供所招之詞皆未見未聞之事備所供摘錄申取大使行府鈞旨斷遣胡傑且拘下再勒供平日同惡相濟之人一併為民除害據鄭俊招伏情狀狼籍之狀所不忍聞乞祠從便但不許歸軍干預財賦因此席捲公私帑藏牒報通判同押簿曆一毫欺弊責有所歸併引示本軍都副吏及帖財賦官知委斷罪鄭俊輔助貪守權利民財黨庇親私激成大變擇髮不足數其罪姑從減重決為二十剝配海外州軍拘

鎮郴州土牢胡傑決脊杖十二編管全州

辦公吏攤親隨受賂

宋自牧

當職隨行只有一名即不是提轄名目事既至此不問有無斷要分別明白獄官切不可疑當職護短是則還是非則還非若是與子弟干涉大義猶當戒親而況奴僕乎但其間亦豈無同見及引領往來通傳之人要須勒供姓名追上四方八面湊合必得其實今詳知錄批帖內猶謂其事虛實未知獄中間事豈可含糊又謂其他吏卒皆不知是尚以當職為誦惡藉以掩覆也豈知當職雖不自平日守四知之甚嚴平時惴惴然惟恐於

不知不覺之中為奴僕所累况黃明所執之數清翰如此豈可
辜吏卒之不知付之泯泯默默乎引差直日排軍押劉進送知
錄院與黃明對自出衙門即非幹人既下獄司便是罪人或訊
或綑一聽獄官之便千萬不必回護勘對定後其令追人即希
一一見報仍寫引封來併具所差禁子姓名見示恐知錄牽制
人情併請權司理同問又判當職近因捉敗子煇庫子黃明因
本司見勘唐黑八罪犯打筆貼揮霍取財事送州院根勘續據
申到情款數內一項乃是借劉提轄名叮囑開拆司投上申狀
竊怪本司提轄非劉姓不知其為何人即駁下再問尋據

知錄相訪覆稱乃是宅堂幹人劉達者且驚且喜以其變於已
且忠於已也次日早繳到黃明情狀贓數盈紙當職亦信其問之
審對之實謂事必然也即押劉達送獄見之書判且云既出宅
門即非幹人纔入獄門便是罪人細吊勘訊一聽獄官之便今
收禁勘問已五日矣又曾追黃明所執見證人李百二押下同
勘矣忽申到情狀盡以前執為虛且因園豈是粧排行戲之場
贓物亦非撮弄變幻之具未追人之先須要詰問的實情由已
追之後須要究竟原物歸着豈可如巡尉司縱賊難人有錢得
錢則放蕩無綱紀當職懷悉此外謗收禁細吊皆所自取李

百二百姓也。禍從天來之故，與頑囚對勘於隆冬極寒之時，豈不可憐？且身為監司，設使果不能鈴束奴僕，裏私受賄，自當繳辭他司，明正典刑，投章自劾，退歸閑散。若無其事，乃為本司一庫子所誣玷，又為已覺發罪吏所控持，至此豈容他已？况本司所管者獄事，無故押一僕入獄，又忽然平白放出，雖此心可以自信，在傍人寧免有獄司觀望之疑？况中間甘知縣申到覆帖，其中有吏卒未知之語，是其亦不相信，欲以此勾引當職俯首請求，掩覆於吏人乎？何則？事至於此，愈涉嫌疑，斷須究竟到底，亦非本司所敢專行。送愈廳，且引上黃明面問，事無因由如何。

乎白生出一段事節劉達與李百二原無冤讐如何忽然有此供攤如其不然的實出於何人指教及出於是何吏卒鍛鍊一責從實供仍從俞願點對備公文奉免提舉使司專差幹官一員送無干礙獄司監督審勘如是果有實情徑將劉達照條重作施行庶幾可以自白是乃所以篤交承之情全聯臺之義如其不然官員尚可置而不問其公吏教因誣報控持監司情犯望徑從使臺斟酌公行俞願遵從就州院取上黃明赴本司俞願當面逐一審問

提舉判

胡石壁

吏卒之罪、僉廳所擬已當、但造意以啓吏姦者、誰歟、握筆以攷
款詞者、誰歟、操兵以刃人、不罪所操之主、而罪兵、蓄蠱以害物、
不咎所蓄之家、而咎蠱、可乎、不可也、知錄於當職、有同年之契、
見其尚在選調、本甚有意料理之、到官之初、首加訪問、不聞美
譽、惟有貪聲、參衆論以皆同、非兩怒之、溢惡甚為同年惜之、然
猶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不謂一旦手足敗露、心術莫掩、如
此衆目共睹、萬口流傳、雖欲曲為回護、而不可得、况以鞠獄為
職、一出、一入、關係匪輕、今於監司親隨僕從、猶敢追迫囚人、以
羅織之、嗾使吏卒以鍛鍊之、則他可知已、帖本官具析案効已

將趙興禮斷配南康軍至仁壽編管英德府周昶編管武岡軍
將李百二劉遵等踈放外牒本司照會

都吏潘宗道違法交易五罪

劉後村

身爲本州都吏違法強買同分人見爭田產罪一也挾都吏之
勢號令歛縣官吏曲斷公事罪二也本司先勒令分析再行下
詰責有追上決配之文意欲使之退田還人免致紊煩而公然
占吝陽爲責退之辭陰行謀筭之計致使詞人曉曉不已罪三
也爲勢家望青斫木患苦田里罪四也被追父而不出罪五也
免盡情根勘從輕決脊杖十五配徽州牢城

南康軍前都吏樊銓冒受朝廷爵命等事 劉後村

樊銓爲都吏日將本軍已申朝廷椿下脩城見錢三百文委以
腹荒爲詞將錢變爲會會變爲米既而曰米曰會皆羽化不存
遂使前人之椿積一空本郡之緩急無備朝廷發下進武校尉
綾紙與人抽拈衆人各出錢物樊銓輒爲暗闌稱是自己拈得
所積不義之財既富遂有仕宦之想徑將綾紙參部公然作進
士書填且冒註吉州安福監稅赴任攝職冒請俸禄其居鄉自
稱稅院轎馬出入前呵後殿恣爲威風置買膏腴跨連鄰境在
田園園士大夫有所不如生放課錢令部曲擒捉久積之人細

吊拷訊過於官法、當職引上被傷之人、當廩驗視、追送縣獄、又
以財力買囑官吏欲友坐詞人以罪名、以一吏之微盜用府庫
錢物、冒受朝廷爵命、憑恃豪富、便利貧弱、一郡之巨蠹也、聞其
志得意滿、侍妾悉皆道裝、陰設鉤致之術、濁亂衣冠之家、干名
犯分、閭郡切齒、擢髮不足數罪、今且以本是胥吏而冒稱進士、
冒受武進綾紙監稅省劄、從條夾脊杖二十、刺面配二千里州
軍牢城、牒饒州、只今上引斷押發、仍將冒受綾紙省劄繳申朝
省、乞行毀抹、估到家業、催申帳目、候到撥付本軍、為今歲揀充
之備、仍榜本軍、

黥吏爲公私之蠹者合行徒配以警其餘

建陽舊號壯邑十餘年間縣道弗良於政公吏黥配殆盡今所
存者但是烏合不根鼠竊狗盜輩官司使姦詐者事制曲防姑
責其奔走使令每有所犯隨事斷治未嘗少貸其有舞文弄法
背公營私至爲公私之蠹者若不條陳過惡具解臺府乞行徒
配以警其餘則何以戢吏姦何以蘇民瘼徐安姦黥小吏正緣
本縣無人姑令暫權押錄其人倚勢作威違法生事始則引誘
丘信妻招其姑阿鄭論訴甚則坐欠百姓錢招龔純有詞甚
則取受稅戶錢物私立遺囑偽造前官批判盜用官印交結徒

配江浦移用本縣官錢私買耕牛在五通廟內宰殺事發到官姑從輕杖罪斷遣當職昨被檄入府暫權倖事徐安輒脫去押錄令孫閏出名克應實則行押錄之事却又坐占筭交司窠座一意罔利本縣兩年之間運到鹽綱皆蒙使府截留折納百姓皆食貴鹽當職稟告權府都運擬撰大卿發鹽兩綱下縣出賣正欲加惠細民俾之均沾其利本縣措置每出賣鹽五斤加饒三兩令作一小包區區之意蓋謂自鄉販往來者得此為往來之費徐安進說謂當俵賣諸吏責限納錢其意以為請出官鹽可益妄費藉此為由鉗制徒黨官司豈願與吏人為市已耶叱

去徐安抗拒官司輒號召秤子等不得包裹零鹽欲為沮抑
賣鹽之計秤子畏其兇醜輒皆聽命遂使官司失信買鹽之人
人言籍籍皆謂徐安何所恃而敢爾前後相承吏強官弱縣令
御史弗嚴遂致黠胥玩令一至于此惟有愧見吏民而已若就
本縣從重輕勘挾一百勒罷不過與之爬搔耳兼是縣令去替
在通若復縱姦弗治寧免議罪配隸一邑百姓實莫大之賜

越訴

星渚

訟公吏取受多因縣官好惡之偏所以經府豈可罪其越訴主
簿所斷具當從申行下

軍兵

寨兵自擅挾衆越境訴縣不支錢糧斬為首者葉縣宰
寨兵謝辛等五十六名擅離寨柵踰越郡境來訴本縣不支錢
糧詳問謝辛乃云知縣與巡檢人情不足因本縣追本寨軍員
鍾福等根勘取乞事故以錢糧為名來此陳狀顯是挾衆劫持
況所欠錢米據供皆是前官積下零數知縣亦於按月所支內
帶支前欠則非知縣之罪分明動輒相率生事如謝辛皆係南
安軍管下寨兵而輒越贛州之境至五十六名洶洶而來全不
知有軍律若不重寘之法何以令其餘謝辛押赴市曹處斬餘

特一次押寨交管令各遵紀律不得再犯牒本軍領勘日前拖下錢米之數先次從本軍支限一日具已支完狀及衆軍領狀繳申却從本縣補還其原失支縣吏併與根斷仍追索原勘鍾福繁牘赴軍究竟與夫知縣巡檢未知因何不足致軍兵搔擾各取具折申內巡檢不能統轄對移南安軍指使

兵士差出因奔母喪不告而歸其罪可恕 胡石壁

吳保隨直上幕不告而歸其罪固不可容恕原其逃歸之故却係奔母之喪古之孝子行役則瞻望母出使則思將母今吳保因差出在外母卧病則不得待其醫藥疾革則不得啓其手足

聞訃之日方寸之亂不言可知見星而舍猶以為緩尚何暇方
謁告哉昔吳起仕于魏毋死不歸而曾子絕之孟宗為吳縣令
因奔毋喪自囚以聽刑陸遜表其素行乃得免死然則吳保之
罪提幹必能以情宥之矣備申提舉司乞免行追究仍告示兵
馬司今後如差軍兵往二千里外約往來該四月以上而其入
有父母年老衰病別無以次可供侍者並免指差

官兵驕傲當行責罰以警其餘

胡石壁

州郡平日養軍正為緩急倉卒之用夜來此小遺漏軍人救撲
乃所當然雖焦頭爛額死於烈燄之中亦是分內況火之始燃

杯水可沃初非甚難之事而游昶輒敢於太守之前揮拳捋肘
疾聲大呼自以為功之首詢之於衆是乃火滅之後聞當職將
至旋行升屋以相欺罔身為官兵而敢於無忌憚如此紀律安
在哉當職昨仕邊頭目擊士卒捐軀赴敵鋒鏑如林矢石如雨
暴骨滿野流血成川未嘗有瞋目語難者視今救焚何異兒戲
遂以為莫大之勞頡頏作氣忿然以肆爭競若使北首死虜則
又將何以加之此皆是安然內地驕傲有素所以敢爾若不稍
稍申儆軍法設有緩急何以使人游昶決交脊一百押下巡尉
拘鎖半年

乃手土軍非軍緊切事不應輒差下鄉騷擾胡石壁
乃手土軍等入自非緝捕盜賊追捉兇強及幹當緊切事務巡
尉司皆不應輒差下鄉騷擾百姓今陳世華等所爭特田業耳
羅閩不過知證人耳此等詞訟州縣之間無日無之若令追對
但以文引付之保正足矣如何便差土軍摧原其故皆由居巡
尉之職者以差頭為買賣籍此輩為爪牙幸有一人當追則恨
不得率眾以往席卷其家以為已有理之是非一切不顧此誑
閩之家所以遭此橫逆也王廣固聰其罪雖不可逃然上有好
者下必甚焉者矣吾於此又何責焉且以事在當職未到任之

前從輕各勘秋一百監贓足日押下着後

相巡廂牢附

約束相巡不許輒擅生事拘執百姓 胡石壁

蔣一與兄弟鄰舍飲酒為樂以婦人衣冠裝飭其身不過作俳諧之態以共坐客之一笑耳初非其他異服之比使相巡平日不識其人驟然遇之猶在可疑之域今蔣一既住居城市相巡豈不識之又豈不知家群聚飲酒何必搜家拘執若官司動輒如此拘束百姓則市井之間人人重足側立矣安得有一毫含哺鼓腹之餘風哉今後除緝捕盜賊賄賂爭鬭鬪毆及其他無

行止人外其餘並不許輒擅生事一行人並放釵梳給還蔣二
仍備帖諸廂

葺治廂宇

胡石壁

當職今月二十五日親詣廂宇點視屋宇見得頽敗卑隘上漏
下濕不可以居連年疾疫荐臻囚多夭關咎蓋在此惟昔園官
司寇以園土教罪民凡害人者寘於其間而施職事焉而加明
刑焉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
刑人也不虧體其罪人也不虧財先王之意蓋欲使有罪之人
於此焉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賊其體膚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將復反於中國盛之於平民也豈遽俾之就死地哉今敝陋如此燥濕寒暑無所乎避是使罪止流竄法不當死之人野處穴居竟至殞命反不若受極刑速死之為愈也豈不有傷國家忠厚之澤哉近雖嘗量罰官錢付兩都吏監葺治然亦不過因陋就簡僅支目前之計不足為永遠之利契勘有新衙舊衙空閑日久實為無用合行折毀改造廂牢牒監脩官遵照施行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一終